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二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凡二十五年

端平元年

天興二年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

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

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歷城上日無光降

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

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錫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

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木魯小婁室兀林答胡土。搃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統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謹曰。哀。真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官。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車。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

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

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昚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

唐鄧州。金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

之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李术魯中婁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

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

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

用安自殺。○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

至夜即燕游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

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詔太常簿朱揚祖詣

河南省謁八陵。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

脩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史嵩之遣

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王法物并俘囚張天網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

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馬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疆。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五月。賜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黃幹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

黃幹等既于權茲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金武仙奔澤州。成

兵殺之。○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

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詔復故濟王竑

官爵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

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趙范趙葵請復三京。

詔知廬州金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

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

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

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
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
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
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
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
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
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此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
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
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
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
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
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
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
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
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

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蒸淫暴
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
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
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趙葵

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

陽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
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

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
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
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
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各
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
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
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
遂帥眾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八月。朱揚祖還

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

淮間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趨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遂師至

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

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

下。揚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徐敏子

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揚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

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揚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

奔告于洛曰。揚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

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

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

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

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

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京湖制置事與前異。但當益備戰守之備。帝嘉納之。京湖制置

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召真德秀爲

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

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陸

下儻能敬德以逐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冬十月。陳貴誼卒。○詔

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十二月。蒙古使王楸

來。蒙古使王楸來言曰。何為而敗。來盟也。自是江淮之間無寧日矣。

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詔孟珙

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

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

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

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解。帝問恢復

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

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

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

淮二砦以居諸軍。二月。蒙古和林。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

之所。至是城之。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

周回五里許。○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

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

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

其文。想見風采。及官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

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

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

用而聲聞愈章。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六月。以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曾從

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

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

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

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

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

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蒙古主使其子闊

端等分道入寇。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

南征。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征高麗。秋。七月。蒙古將口溫不花寇唐州。金子

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冬十月。金鞏昌撻帥汪世顯降蒙古。金亡郡縣皆降。獨世

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

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

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闖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

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無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闊端資其糧。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

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

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曾從龍卒。以余

嶠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

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

救却之。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

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

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

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搃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

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

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

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安南入

貢

三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二

月。蒙古初行交鈔。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定為額。召魏了翁還。

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南二旬。

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以陳韓為沿江制置使。

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韓無知建康府。嵩之無知廬州。三月。襄

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

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

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

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

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夏四月。魏了翁

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

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

還處。以台。下詔罪已。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輔。不報。

詔罪已。冰以監察御史王萬忠。抗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

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冰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

甚。屬讎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遠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躋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蒙古陷隨

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

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眾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

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是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五月。以趙葵為

淮東制置使。蔡兼知揚州。墾田。秋。七月。陳卓罷。以

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八

月。趙范有罪免。論失襄陽之罪也。蒙古陷襄陽。軍德安

府。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揚惟中見之。以

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

加重焉。及開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阮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復辭不至。○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

績死之。蒙古闊端遂入成都。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

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

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

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閣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冬十月。蒙古陷文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閣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

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齧殺之。軍民同死者數

封陳日熒為安南王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

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

趙葵陳韓分道拒之

口溫不花入淮西。蕪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

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松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忒木解于江陵

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

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

州事丘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

浦橋。以彊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復成都**

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直同知樞密院事。宣撫

四川○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

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詔

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蒙古始給官府符

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

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剖定分例。其弊始革。三月。資政

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蒙古擊欽察諸部降

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慙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剽烈。青目赤髮。蒙

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斡羅思。茂怯思城。皆降。

之夏。五月。臨安大火。臨安大火。自己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

冤。進士潘枋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

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六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六

月。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

宗勉簽書樞密院事。○蒙古校儒士于諸路。耶律

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

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

古引還。

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

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

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

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塙。杲分兵扼塙。蒙

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塙路。士皆奮

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

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聚薪城中。

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十

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月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

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

司鄂州。尋無督視淮南西路。光斬黃蘗施州。夏五月。以李鳴復知

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六月。李

真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

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蒙古察罕帥兵號八萬圍廬州。期破廬

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塙高

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填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塙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

走。果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肅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果淮西制置使。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

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

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蒙古建太極書

院于燕京

時灑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

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

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

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

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遂去。時三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簽書樞密

院事。○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

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秋八月。以游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

書院事。○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蒙古塔海將兵

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

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叩簡眉關。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

政寬大。蜀人思之。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

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

仕崔與之卒。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馬。屹然有大臣風。與

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

遂復夔州。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

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

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

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

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

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

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埴為國子司業。埴。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

壘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埴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蒙古以與都刺合蠻提領諸

庚
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

回回與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

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

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搏邪。楚

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四年春正月。慧見營室。○臨安大饑。饑者奪食

以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蒙古張柔等分道入

寇。○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

田。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

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

拜四川宣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

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鷲軍。

釐蜀政之弊為條。珙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

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

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無夔州路制置屯

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

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

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

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

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夏四月。召史嵩之還

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蒙古復使王檝

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

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

為醴泉觀使。尋卒。

佖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祭書院事。范鍾參知政

事。○蒙古嚴實卒。子忠濟嗣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

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郟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高麗王暎以族子為

質于蒙古。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暎親朝。當罷兵。至是暎以

族子為質于蒙古。八月。求遺書。○冬十月。蒙古以牙刺

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管漢民公事。姚樞為郎中。十一月。蒙

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窩闊台立十有

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

肯之。救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爲樂。出田五日。還至。鈍鐵。鐸胡蘭與都刺合蠻進酒。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列門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失列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

子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

之死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擄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

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十二月。余天錫卒。○蒙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

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月里麻

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春正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

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以徐榮叟參

知政事。○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也。可那顏。

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

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

于蘇門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携家往輝州

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

琴若將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中書舍人

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

阿請留之帝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

書院事杜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範抗言時政無隱情

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十二月別之傑罷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二

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

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

為會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摠

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

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才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三月朔日

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乃馬真氏

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輿都刺合蠻所建白。今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譜之曰。楚材為相

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實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網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蒙古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蒙古入

之功為多。至是閣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治之播州舟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壘中。前後聞

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

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

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

曰。其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

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

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

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

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

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

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

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

罷。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

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三月。

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賜禮部進士

留夢炎及第。○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先是

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控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

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

其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

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先是黃濤。劉應起。徐

續通鑑綱目

三

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

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之籍。冬十月。以劉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憲盡削遊士之籍。

漢弼為左司諫。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

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十一月。詔

史嵩之終喪。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

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搃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金淵等有罪免。欲

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韓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家、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蕢、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

並無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

官闡。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官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空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以劉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

事。○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

事。○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六月。

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

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
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
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
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
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
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
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
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
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
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
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
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
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
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秋蒙

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冬十一月

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

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六年蒙古定宗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范鍾罷

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夏六月以陳韓參

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

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九月寧武

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

丙午

使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

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

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

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冬十二月。詔史嵩

之致仕。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

乞寢官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

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

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

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

不復用。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兵淮南。攻虎頭關。塞

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

簽書院事。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

相兼樞密使。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以

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韓知樞

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葵無知建康府。韓無知潭州。秋。七月。

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杲同簽書樞密

院事。八月。杲罷。○蒙古侵高麗。高麗歲貢不入。蒙

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

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

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鷂。駟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秋七月。以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王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

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

十月。別之傑罷。

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葵

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

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陳韓罷。○秋九月嚴中

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關。黃鼓是非。為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

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奸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冬十一月應徽罷。○十二

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

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

伯為京湖制置使似道無知揚州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

科目進且日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

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久余玠

出兵至興元而還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

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寢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

從更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

十一年蒙古憲宗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

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蒙

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

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列

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列門故在而議欲他

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

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列

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

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

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秋七月蒙古

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主命其弟忽必烈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在漠南者聽忽必烈搃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

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

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蒙**

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 ○冬十一月。鄭

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

史彌遠議廢立。得至軍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以為世所少。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宣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

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

槐。蔡書樞密院事。 ○蒙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

汴。分兵屯田。 自開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

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蕪。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

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穰鄧。東連清口。枕

源。列障守之。初河南提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約束。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

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 那摩。西

國人。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今提天下釋教。幹脫赤

亦貴
用事

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城沔州○蒙古

主蒙哥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

竄失烈門于沒脫赤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

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

皆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並賜死禁錮

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夏六月閩浙大水嚴備警信台處建劍

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

言漢關中大水真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

咸院以蒙古分漢地封宗屬蒙古主以中州封同

回天意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

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

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

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

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

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秋八月蒙古使

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壬

事○十一月吳潛罷○詔求直言時臨安火三日

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

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

奏面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祺為皇子封永

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為皇子賜名祺

封永嘉郡王明

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

高達拒却之○二月朔日食○蒙古城利州古

汪德臣既城汚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

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

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

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

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評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纒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

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

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

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

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

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余玠素失士心必不

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秋七

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

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冬。

十二月。蒙古忽必烈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必烈以兀良合台。搃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棹以濟。摩莎蠻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唃廝囉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春。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使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

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

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二月。余晦遣兵城紫

金山。蒙古襲取之。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

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蒙古寇合州。守將王

堅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

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

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

之累年始足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

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晦制下

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

儂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

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門以固荆

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釋蒙古使者遣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

歸時月里麻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

惟忠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

官陳大方焮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冬十

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

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

為對忽必烈善之目為庶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以

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

疆扶弱境內大安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

之利蒙古主乃詔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泗水北溢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

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

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媒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

治金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

事中王桎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金子才劉

子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

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

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

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按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

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

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

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

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桎為書樞。

密院事。○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

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

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

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

雖憑估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六月

於戒飭則憑估愈張木者未知之為愈也。不報。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婢婿賁綠間妃及內侍盧允

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木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兩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

闡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

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

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備內司止于供繕備。比年動曰御

前。姦賊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

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禧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

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

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誅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

方叔出提舉洞霄宮。西南夷盡降蒙古。兀良合台自吐蕃進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又

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慶部三。八月。王桎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抗

士元定之孫也

四年春。二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

密院事。○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

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搃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

善陸壑代之。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

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

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

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威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

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衰肆。賢人伏而不

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寔高。操

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

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

言。大全褒倭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衷而禁

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怒之。乃上章

劫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隔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

抗參知政事。張璠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監察

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盛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

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負之。元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負之。冗

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負。帝嘉之。而不能蒙古城開

平府。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

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

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

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

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久之。十

一月。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

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閻妃怙寵。犬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

閻馬丁當 蔡抗罷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

國勢將亡 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幣歲之催科實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

知政事淵未至卒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京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忽必烈開府命

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

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官撫官吏下及征商銀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

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

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

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寇襄陽入其郭蒙古董文

蔚既城先化襄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技

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

力戰于白 夏五月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

河乃還 軍事 ○六月馬天驥罷 ○蒙古將兀良合台入

交趾屠其城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嬰走

交趾屠其城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嬰走

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秋。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八月。以張瑄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

守和林。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

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

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

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連水等處。蒙古主進

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

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字里義。回鶻貢

由潼關趨汧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

于蒙古。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

錢。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

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蒙冬十月。張瑄卒。

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以林存孫書樞密院事。

年戊

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以馬

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

陵。以汪立信。呂文德。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

戰。敗績。乃還。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答

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

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

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

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蒙古入西域。

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初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至是旭烈以抄馬那顏郭侃撻統諸軍。前後

平乞石迷諸國。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夏四月。程

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

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

簽書院事。○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劔門。冬十

一月。陷鷲頂堡諸城。自帥眾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

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撻帥汪德

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

眾。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

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圭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

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林存罷。○以賈

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同知樞

密院事。饒虎臣簽書院事。○蒙古將李壇陷海

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蒙古將李壇

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

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壁移司紹慶士壁遂進師歸州與

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蒙哥入閬州守將楊大淵

以城降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

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廼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賜賞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起已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

宣撫大使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蒙古兀

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

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獍萬人破橫

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蹙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掠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二月蒙

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

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閔武塲。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

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蒲

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帥滕艫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以朱熠參知

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主

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蒙

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樽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丘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

州。忽必烈遣楊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

力。國家奮起朔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鬼。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

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又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昌。湖武

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解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艘。艘鼓櫂疾趨。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以戴慶

炯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

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

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

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詔諸路出師。以

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

萬兩。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時蒙古侵軼日甚。大

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

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遺塞言

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勳孫等相

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

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

仕。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相首言鄂諸

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

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

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躑

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專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

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

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今炎等與祠鑄等。竊管州軍。帝不

聽。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

鄂○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時邊報日急。臨

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

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

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勳孫亦言

鑿與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

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以趙葵為

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
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蒙古圍鄂州。都統張

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
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
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
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
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
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
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
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州遇蒙古俘卒于類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

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
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類草
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
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
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以朱
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

璧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

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

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
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
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
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
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
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接
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
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
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令割淮
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鞬重率輕騎而歸直

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
 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
 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
 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四兩各十萬忽必烈許
 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間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
 之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
 解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既置
 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
 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眾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
 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
 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

春二月蒙古兀良

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

于新生磯蒙古張傑間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

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八人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

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高

麗王曦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俱為王曦嘗遣使入覲

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曦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使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

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使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更名植云白氣

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更名植云白氣

如匹練巨天○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

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召實默許衡

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

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

待加禮父之南還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

是帝欲立忠王襟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巨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

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變眷甚至諸將士悉進

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

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

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做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以饒虎臣參知政事。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事。戴慶炆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

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副之。蒙古

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答兒發兵于

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

丞。五月。文謙罷

文統本李壇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

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蒙古阿藍答兒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

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答兒太

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

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勸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

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

○戴慶炆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

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

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
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
校官。蒙古主皆從之。**熒惑入南斗**。留五日。六月。立忠王。禔為

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
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

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
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
率為常。**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使。

○**蒙古李璫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

敗之。○**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

脩好。賈似道幽之真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
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

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脩好。王文統素
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
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璫。潛師
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
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
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
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
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
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
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
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
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
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
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
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

師○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

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

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

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麪貨等禁。冬十二月。蒙

古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欽氏也。相傳自其祖

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

統釋教。二年。蒙古中。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

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詔曰。虎闡齒胃。太子

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

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

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

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

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

詔。臣竊望馬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

從祀。三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

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

酉辛

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

俘者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

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陸

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

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五月。蒙

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欲求如唐魏徵者。有

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

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

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實默為

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東平宣

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

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

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

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

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

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

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

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

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

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

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

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

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

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

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秋七月。竄

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吳潛于循州。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

吳潛于循州。効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

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八月。俞興討劉整。敗。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興以劉整

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姪功。啓戎。罷任鑄職。以文德為四川

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

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蟻

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激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

事。○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擊阿里不哥于

昔木土。敗走之。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

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

哥北遁。忽必烈引還。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

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

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三年。統三年。春正月。賜賈似道家廟。給緡錢

第於集芳園。呂文德復瀘州。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

為江安軍。蒙古修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龍榮

降志於賈似道。故罷。臨安饑。詔振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

似道。故罷。臨安饑。詔振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

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

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蒙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壇自

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于

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

列郡。詔授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

通好于壇。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事覺被殺。

李壇復淄州。壇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五月。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

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蒙古主命諸王

哈必赤總諸道兵擊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廷聞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封

陳光昺為安南王

陳日熈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

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熈為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似道以黃州之

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危。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

月。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

東經略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壇帥眾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

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集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總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曰。彼為壇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言于哈必赤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眾。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

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九月。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

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

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蒙古命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

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

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

州道死。間游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

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

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

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四年

蒙古中

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相。

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

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

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

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

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

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

業難成。為陛下之後。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

翰林學士徐經孫。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

史虞楚。張晞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

非楮不行。既未免於糴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

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軍

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

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

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

一十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

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

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貴

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言。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起。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崇三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三

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

鼎簽書院事。○蒙古始建太廟。禮。割牲奠馬。灌。以

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

未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夏六月。論買公

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

數。畝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

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

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

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

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買多為功。似道又以陳善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

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安吉則謝奕。趙與。王唐珪。馬元演。常

州則洪糖。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
伸。假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
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
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
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

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
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
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
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
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廩門山外。通互市。內築
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
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第文煥知為
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

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糴。北人
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

人費寅。譖希憲制閩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脩城
治兵。潛蓄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
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
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
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僕前
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
之。

子甲

五年

蒙古元年

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

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
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
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
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

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硤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

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

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怨怒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辭。乞避位。帝曰。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葉李蕭

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

等伏誅。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答失三人。及其謀臣不魯花。脫里

察。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楊棟免。棟以彗

星為祟

蒙古阿里

規應詔

定以來正邪質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

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與煬之

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間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歸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歲七至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

事王爚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

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各拜稱之曰師臣而不

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弃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靡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

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童

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

許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十一月。以留夢炎簽

書樞密院事

二年。蒙古至。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初。理宗詔置籍

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

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江萬里罷。君帝至拜留之。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萬里以身拔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

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思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性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

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子貞初

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

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

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夏四月。姚希得。主煥罷。○

五月。以王煥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

包恢簽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

陸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

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

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謂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

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

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

差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

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天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

詭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叙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日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界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

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則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如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況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馬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

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

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禁李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易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敲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二月。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責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

政事。王燭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燭

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

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嗣榮王。

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

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

密院事。冬十一月。以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

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

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

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

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

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

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

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

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四年庚子至元五年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

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

一琴一鶴金丹一壚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

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

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

陽。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

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

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冬十月。

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蒙古

以和禮霍孫為起居注。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告蒙

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為之。十二月。包恢罷。

戊辰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

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

武銳軍脩學振饑民德之如父母葉夢鼎上疏乞致事不待報而

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以馬廷鸞

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

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

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蒙

古阿合馬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

不許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

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

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

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

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二月蒙古行新字加

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詔曰國家肇基朔方

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

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成杞有罪來奔阮思

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五

月光祖罷

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繫似道頗疑異已

黠堂吏以泄其憤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

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

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

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

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禎而立安

慶公温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温禎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蒙古

主命趙璧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誅止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呂文德卒

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

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禁兵

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

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

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間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

庚午

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
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為淮東

安撫副使○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
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

遂力求去。出知福州。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諫正。有內侍入
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

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

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

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

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天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

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

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

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

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

孛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

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

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

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

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發勤。不知費幾州汗

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蒙古立

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阿合馬為人多智巧

主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

屢有以誑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

其專復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

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

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

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

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

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

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

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

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

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

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

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

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夏四月。罷

直學士院文天祥。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

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

作。天祥援揚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

官張志立。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

劫罷之。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瀛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

拜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

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

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開堂。延羽流。塑己像。其

中。取官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

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

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

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

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

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

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

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

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

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冬十月。詔范

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城萬

山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

知撫州黃震大書閑糶者籍。糶糶者。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蒙古復立王植

為高麗王

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

未幾。衍黨斐仲孫等復集餘眾。立植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

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

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扎刺不花出瀘

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眾。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

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

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木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

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

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

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銜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銜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

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

茶鹽之利者。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以違制論。

從太保劉十二月。初置士籍。賈似道欲制東南士

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跡。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八年九年至元春正月。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夏。

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

元軍戰。敗績。皆死之。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

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於背。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野救接。至監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鄂登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

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礮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纜擣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又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

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艦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

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

州道卒龍榮舊官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似道恐其召以章鑑

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

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

胡氏為尼。似道乃還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

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

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

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

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冬十一月。馬廷鸞為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

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

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

永圖。臣死且瞑。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

者殺之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賁告身及金印牙符

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

書來責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

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屬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九年。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

死之。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屠齒未幾。阿

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劊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

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鑱以鐵。緝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

緝。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

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

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

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

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

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

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數日。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

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

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

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破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堯鑰。文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詔城清口。劉整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

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置機

速房子中書

襄樊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

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鑱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蔡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東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遣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李庭芝免。夏。四

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

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

官職。任如故。竄俞興于大忠于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

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

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如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

繼。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寶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

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

甚。廷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薨，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騶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廷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驛，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塲。由是馬騶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

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

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

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十年元至元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

之。遂起復似道入朝。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

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元以伯顏為

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

遂留與議國政。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

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稱詔。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

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

似道入宮議所立，眾以建國公焜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

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材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

姦。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封兄是為吉王。弟昺為信王。

是母揚淑妃。昺母俞脩容。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罷京湖制置使。

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

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遠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衝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以朱禩孫為京

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元以博羅權為中書右丞。○

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

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

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

寇天澤有疾而還。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

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

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

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

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

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涯呂文煥。行

中書省于荆湖。博羅權阿塔海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樞

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九月。元呂文煥

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

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

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

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咬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

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

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

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

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

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

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

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

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

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

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

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

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

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

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

噤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溧復州。以章鑑

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

陸秀夫參議。准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以王

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

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

使阿朮龍襲青山磯。遂渡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

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

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鴣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

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闖。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

阿朮趨鄂州

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

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

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

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

叛降。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

聞陽邏堡之敗。乃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夜奔還江陵府。

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樞孫既遁。漢陽

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

艤。艤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

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

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詔賈似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木東下。趨臨安。

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

統諸軍。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

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

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覈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詔天下勤王○

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陳奕以黃州叛降

元。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

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

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李庭芝遣兵入援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一

